

徐道鄰之一生

伍稼青

中外雜誌發行人王成聖先生，最近看到拙著「徐道鄰年譜」，寫信來要我另為道鄰先生寫一篇傳記，意頗懇摯。我以資料無須另找，撰寫自較省力，因此寫成這一篇「徐道鄰之一生」，寄與發表。本文對所有人士敬稱一概從略，尚希讀者鑒諒。

——著者

一名父之子

在民國史最初的十年，段祺瑞是位政治上的最中心的人物。不但所謂三造共和與五次組閣，是決定那些年大局的主要因素，而參加歐戰和聯合中山先生兩項政策，就是在他下台和去世以後，也都對國家繼續的發展，發生了決定性作用。

而段祺瑞的事業，却和一個人分離不開，人家說他是段的靈魂，這便是徐樹錚氏。這裏不談段之為人及其對於民國的功過是非，祇就徐樹錚作一個簡介。徐是江蘇蕭縣人，字又錚。幼穎悟，十三歲便中了秀才，十七歲食廩。當甲午中日戰爭

之後，國勢阨阻，他在江南試罷，即不再從事舉業。想投奔當時署山東巡撫的袁世凱，所志未遂，却做了段祺瑞的記室。旋留學日本，入士官學校，畢業後歸國，便始終追隨段的左右而成了他的「智囊」。樹錚在民國十餘年間，曾叱咤風雲，揚威河朔。他做過陸軍次長，擔任過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督辦，最後奉派為考察歐美日本政治專使，惜于民國十四年的十二月，到北京覆命之後，在廊房遇難。

康有為對並時人物，向少許可，而獨于樹錚

之死，悼之以詞，等于是為他寫了一篇小傳。詞曰：

「其雄略足以橫一世，其霸氣足以隘九州，其才兼乎文武，其識通于新舊。既營內而拓外，醫杜斷而房謀。又敷歷乎域外，增學識于四洲。其暗鳴廢千人，其洞視無全牛，其飛動高歌擅崑曲，其嫵媚清詞近柳周。大盜竟殺猛士兮！天人起，那家珍瘁之愁。假生百命之前，為人龍而寡儔。哀世亂而內爭兮！碎明月于九幽。」

南通張季直（謇）聞徐之耗，也曾填滿江紅詞哀之，詞曰：「策蹇彭城，看芒碭山川猶昨。數人物，蕭曹去後，徐郎應藉。家世不屠樊噲狗，聲名應雋燕昭馬。戰城南，小怯又何妨，能為下。將玉帛，觀棋暇；聽金鼓，橫刀叱。趁續完齋傳，更編遼雅（又錚集名）。反命終申知遇感，履凶不論恩仇價，好男兒為鬼亦英雄，誰堪假！」

又為長聯以挽之曰：

「語識無端，聽大江東去歌殘，忽馬感流不盡英雄血；」

「邊才正亟，嘆蒲海西顧事大，更何處再得此龍虎人？」

康有為張謇都深惜樹錚在大有為之年（存年四十有六）而不得其壽。

樹錚有三子，才學以幼子道鄰稱最。道鄰出生于日本，其時樹錚方肄業于士官。其夫人夏宣帶了兩個孩子隨樹錚一同住在東京。當道鄰將要出生之前，樹錚曾向營中請假兩週，回家待產，可是毫無動靜。因軍規甚嚴，他便只好踽踽回營。誰知就在這天午夜，嬰兒却呱呱墮地。倉卒間，夏夫人便祇有低下頭去自己將臍帶咬斷了，把嬰兒稍微擦抹一下，跪爬到棉被裏去將息。

樹錚之所以投筆從戎，志在捍衛國家。他認為中國第一需要是憲法，第二是武備，第三是外交，因此為他三個兒子取名字，一名憲，一名武，一名交。道鄰之取名審交，字道鄰，乃是用孟子上「交鄰國有道乎」那句的意思。最初，夏夫人會為他取了個「旭郎」的乳名，後來祖父得到喜訊，又為命名曰「九如」。但之後他却一直僅以「道鄰」二字為名。那時樹錚還在留學階段，全賴官費勉強度日。一個有着三個孩子的家，經濟不免拮据，因之常為生活愁慮。正在此時，袁世凱忽然津貼了他紋銀三十兩，家計立見寬裕，

不再捉襟見肘。因此道鄰的母親說這個孩子的命好，所以特別喜歡他。事實上日後也是這個公兒最有學問也最孝順她。當然，此後正因為他是「名父之子」，環境既不同于一般人家的孩子，又兼他有過人的天資，自己又肯努力，因此讀書做人，都有着不平凡的成就。

二 襁褓傷足

道鄰出生之後，家境稍裕，樹錚夫人就雇了一個下女幫做家事，有時也由她帶顧孩子。

有兩天，道鄰忽然哭鬧不安，做母親的以為小孩脾氣不好，便打罵了他幾次。到了第三天，却發現小便帶膿，這才感到情形嚴重。道鄰那時



民國二十二年徐道鄰（左）任 蔣委員長侍從秘書時在廬山與 德籍夫人舒碧君女士合影。

還不會說話也不會走路，經審問了下女之後，才知道有次是搯他包袱鬆了扣，他從下女的背後滑落下去。在着地後，下女又用手倒提了他拎了回來，腰膀之間，骨節脫臼，發炎疼痛，故而啼哭。立刻去求醫，那時的藥物和醫術，都不似今天的精良，醫生也過于馬虎，說且再觀望兩天。誰知道那時他已度過一段時間，漸漸痛止，表面上竟是不藥而愈，但等他會走路的時候，才發現兩腿發育不平衡，走起路來有點一瘸一拐，跑起來更不像普通孩子們方便。這點殘疾，一輩子也沒有能復原。道鄰美丰姿，據徐櫻說：道鄰一生中，從小到大，非常愛漂亮，喜整潔，直到六十多歲，他永遠是光頭淨腦，穿戴入時。這便是因為他有了那點子缺陷，想要在別方面設法彌補。也因為不能同別的孩子們一樣蹦蹦跳跳，因此漸漸養成了他安靜的習慣，便將全副精神都寄託在書本子上。但內心却有種說不出的苦悶。

道鄰自幼即能博覽羣書，朝夕手不釋卷。世界上的事情，往往失于此者得于彼，假如他沒有傷足，也能和其他孩子一樣能跑能跳，則對於書本不一定會能如此專心致志，學問方面也許不能有後來的那樣精湛淵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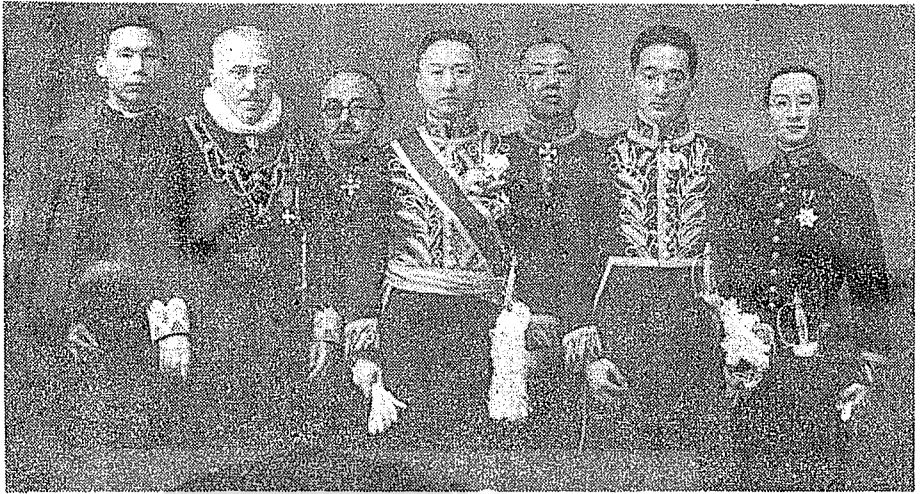
因此傷足這一點，也說不上究竟對他是禍是福。

三 少日機智

道鄰從小便寡言笑，很少和同輩的人打架鬥口，但有時却也會不聲不響地捉弄人家。譬如說，他同表兄弟姊妹們同在一位老師座下讀書，不管是經史子集，別人半天都讀不熟背不出，他却祇須略翻二三遍，便能背誦如流。人家問他用何方法？他却一本正經地說，要讀得滾瓜爛熟，祇須「搖頭捩腦」。徐櫻曾經談到他一段童年的趣事：「幼年在故鄉徐州，鄉下有薄田，每到秋收以後，佃戶們挑了大担的栗子、胡桃進城拜節。娘怕我們兩人爭吵，就分給每人若干囑令自己收管，留着慢慢吃。這種鮮胡桃外面還有一層青色的果肉，必需埋在土裏幾天，果肉才能脫落。我埋胡桃時，三哥總在旁邊殷殷的幫忙；他埋胡桃時我總不知道他埋在那裏。等日後取出胡桃時，往往不大概數了，我不高興，他總安慰我說我記錯了，又很大方的送我一些。栗子多半是用花椒香料黃五香栗子，我倆總在一個鍋裏煮，煮時沒有計數，可是都作上記號以免混和。那就是我在每個栗子上切一刀，他的栗子上切十字。煮好以後，切一刀的栗子似乎比切十字的栗子要少得多，我有時生氣，他又給我幾個，也就算了。其實都是他在暗中做了手脚」。

在民國六年時，道鄰兄妹跟着母親從北京回徐州，有大批的家具行李，還有隨行的護兵馬弁等。火車夜過德州時，據說那時的盜賊很多，道鄰便將他妹妹叫醒，兩人在兩節專車上跑來跑去守夜。其實，負責的人不少，兩個孩子一個十

三歲一個選祇七歲又能管得了什麼？但這也可見



一九三八年（民國二十七年）徐道鄰（右二）任駐義大利公使館參贊兼代辦與顧維鈞（右三）等代表中華民國祝賀羅馬教皇加冕後合影。

他不僅有責任感也有警覺性，決非尋常兒童所能及。民國十三年，江浙發生戰爭，時樹錚在上海住。一天，忽然工部局派了巡捕到南洋路將他軟禁。那時道鄰同老師係另住在武林里，他得到消息，便隨即請了幾位父執出面交涉。其中有唐紹儀、朱慶瀾、曾宗鑒等，他又請了一位英籍律師安德臣向法院遞狀，控告工部局的違法行爲。工部局却帶了道鄰去見樹錚，請他處理家中一切事務，因為他們要樹錚必需在第二天出洋，而且在到達利物浦之前，不得下船。果然次日一早，船便啓碇，到了香港，港督却又立刻向樹錚致歉意，並且許他自由行動。這事的變化，一方面是因道鄰的控告；另外的因素，是中國政局正在此時有了變化。段執政上台，局勢一新，樹錚被派爲考察專使。而道鄰於此時却並未得到樹錚的許可，過了幾天却一個人到了香港，樹錚叫他趕快回上海，準備全家放洋並作長住之計。道鄰便回上海將家裏事務處理清楚，他又因爲他父親喜歡讀書寫字，所以又趕裝了六十箱書籍，三大包毛筆，好幾刀宣紙。這樣再到香港隨他父親一同出洋，以一個年未弱冠的青少年，能有這樣的辦事才幹，是十分難得的。

四 留德深造

道鄰少日，並沒有進過學校。他在五歲時隨父母由日本歸國，在北京入私塾讀書。八歲時從楊雲漢帳下攻讀，楊涿州人，是前清一位舉人。道鄰作文屬對，每多警句，楊老師頗爲之激賞。他在十二歲隨母偕兩妹由北京回到徐州時，樹錚堅請楊雲漢回徐州，繼續在家塾授以國學。所

以他從沒有踏進小學和中學的門，完全是由這位老舉人給予教導，紮了厚實的國學根基。

民國十年樹錚在上海時，道鄰十六歲，他和長兄審義另住新闢路武林里，從姜忠奎老師習經史，並開始學習昆曲，每天寫日記，迄後凡數十年從未間斷。十九歲時即樹錚被迫出洋的那一年，他隨着一同出國。樹錚因段祺瑞希望他早日歸國，所以中途變更了原有計劃，在四月底便先將眷屬遣返上海。道鄰則早已於一月間離開樹錚，到了柏林去讀書，不料樹錚在這年歷經法、英、瑞士、義大利、德、俄、波蘭、捷克、比利時、荷蘭、美國和日本，考察結束，回到上海，進京看過段祺瑞，南下時竟爾遇害。主動者爲西北國軍馮玉祥。道鄰在德，聞耗過返。次年爲父營葬事畢，仍回德國繼續肄業。他的心志和計劃是很遠大的，他在後來所寫「二十年後的申冤」一篇文章裏這樣說：「我自從知道了馮玉祥是殺害我父親的仇人，一直到我在重慶告狀的那一天，二十年中，從沒有開口說過一次『馮』字。……凡是讀中國書、聽中國戲、看中國小說的人，對於他，沒有一件事比替父親申冤報仇再重要的。但是我那時知道，對於我，這却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。馮是一個手握重兵的大軍閥，我是一個赤手空拳的孩子，怎麼能談報仇？要想報仇，必須努力向上，在社會上有一點地位，然後才能作此想。因此我下了決心：先拿報仇的精神去讀書。等書讀好了，再拿讀書的精神去作事；等作事有點成就，再拿作事的精神去報仇！」

因此，他在民國十五年之冬重回德國以後，

格外奮發向學。在短短一年間，他勤讀拉丁文、法文、外國歷史、數學等課程，在民國十六年六月，通過普魯斯教育部考試，進入海德堡大學讀法科。後又轉入柏林大學，於民國二十年獲得柏林大學法學博士學位。在這五年裏，由于他大哥



左：徐道鄰。中：徐道鄰夫人。右：寸草悲作者徐櫻女士（徐道鄰之妹）。

審義的勉力維持，與他自己的節約的情形下，完全是自費苦讀。最初，段祺瑞和倪嗣冲的兒子道娘，都願意供給他學費，但他兄弟倆覺得家裏雖非富有，但尙勉可維持，要是受人的接濟求學，他日有成，亦不光彩，因此皆婉言謝絕。那時審義才二十四歲，道鄰還祇二十歲，他們雖在少年，又臨大事，却能這樣「不因人熱」，因此人家都贊說他們很有骨氣也很有志氣。同時，道鄰在那年隨父出國，樹錚留他在德國求學，也曾問過他：「利用兩三年在德國的時間，醫腿呢？還是求學？」道鄰却決然採取後者。原來他寧可身體上留點小小缺陷，而不願放棄內在的完整。他以學問爲上，形體爲次，這也是他見地高人一等之處。

五 供職中樞

道鄰在民國廿一年春歸國之後，即在國防設計委員會供職。這年與德籍舒碧君女士舉行婚禮于南京。人家問他爲甚麼選一個外籍女子作太太，道鄰說：「我看到中國官場上有許多太太對自己丈夫的公事干涉太多，尤其是利用裙帶關係。我爲避免這些困擾，所以決定選擇了一位德國女友，至少她在中國沒有什麼親戚。……」

在民國二十二年當他二十八歲的七月間，廬山會議開幕，他擔任了蔣委員長侍從室秘書。民國廿四年，由道鄰署名之「敵乎，友乎」一文，在外交評論及大公報發表。國內各大報競相轉載，這篇文章的內容，是忠告日本朝野最具分量之作。事實上這篇文章係陳布雷奉蔣介石之命所作，而用道鄰之名發表，但知道鄰于學術上政治上沒有相當的地位，各大報是不會予以刊載的

，就因爲這篇文章之見于各種書報，于是徐道鄰其人不僅爲國人所欽服，亦且知名于國際間。

後來蘆溝橋事變終於爆發，抗日戰爭開始，道鄰時任行政院參議。那時馮玉祥正「讀書」泰山，山東省主席韓復榘不能自安，欲除去馮氏以掃清臥榻之側。但苦無藉口，從而想到了徐道鄰，擬仿馮玉祥當年殺害徐樹錚由陸承武出名自認爲父報仇之例，着人與道鄰接洽，可殺馮玉祥爲其報父仇，只須在事後由道鄰出面承當即可。但爲道鄰所拒，因爲他是留學德國的，習于法治，他認爲報仇之道，唯有訴訟，暗殺非法治國家所應有，因此斷然加以拒絕。

民國廿六年十二月，政府遷渝。行政院在漢口停留了六個月，他曾對他的知己朋友說：「我志于地方行政，希望能當一個行政督察專員，爲老百姓做點實際工作；或者投身外交，在國際事務上爲國効力」。而對他當時的幕僚生活，認爲沒有多大意義。及西遷途中，考試院長戴季陶乘汽車由京取道京蕪路至贛省，循湘桂路到桂林。道鄰則與行政院參事張平羣及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禮卿（忠信）各率領部分人員及要件亦適止于此。在桂林會合之後，三方面一同西進，共同行止食宿，以十二月到達重慶，他仍供職行政院。但以後之在考試院任職三年而爲戴季陶院長所倚畀，却種因于此。

六 持節羅馬

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四日，政府明令發表徐道鄰爲駐義大利參贊兼代辦，接替劉文島爲我國駐義大利外交代表。他想做外交官的素願，已獲實

現，這原是他可以大展才能的時會，可是國際間的局勢變化甚速，却不許他有所作為。

道鄰到任之後不久，義相墨索里尼便和德國的希特勒、英國的張伯倫、法國的達拉第簽訂了舉世矚目的慕尼黑協定。再過半年（民國廿八年五月）義大利又和德國簽訂政治軍事同盟，同年九月，希特勒即進攻波蘭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揭幕，再過一年即民國廿九年（一九四〇年）九月，德、義、日三國軸心同盟締約于柏林，日本正式成爲德、義的侵略伙伴。第二年（民國三十年即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八日），日軍偷襲珍珠港，第二次大戰的烽火蔓延到了太平洋。十二月九日，我國對日本及其盟國正式宣戰。于是道鄰遂不得不從羅馬下旗歸國，他任駐義外交代表，雖爲時三年又四個月，但事實上慕尼黑協定簽訂之後，他的外交地位，便已有名無實了。

在他第一年到達羅馬之後，適羅馬教皇庇亞十二世舉行加冕大典，道鄰曾奉政府命令爲晉賀副使，當時晉賀專使則爲顧維鈞氏。

道鄰在羅馬的一切，他自己並沒有什麼記錄發表過，但他的德籍夫人舒碧君却曾寫過一篇「羅馬三年」，後由徐櫻譯成中文。茲節錄幾段于次：「道鄰到任後，第一件公事は訪晤義外交部長齊亞諾，（黑衣首相索素里尼之婿）此人深具一股子義大利人奔放的熱情。一見面他就激動的说：『他自從在北京任義大利外交官起，他就深深的愛上了中國同中國人。到了今天，中國竟爾聯盟抵抗義大利，其痛心處眞像是發現一個情人忽而琵琶別抱！』」

「以後的事故就順序展開。當年九月，那個可恥的『慕尼黑協定』簽定。英法兩國眼看着希特勒雄心勃勃橫行霸道，也束手無策。因爲他已握有充分的六年備戰資本，而英法兩國却是一無所備，一無所有。因此他們只有曲意承歡，聽任那獨裁者的予取予求。」「協議開幕，英國首相張伯倫歸途中訪問義大利，駐羅馬的英國大使館便開了一個盛大歡迎會，那可是我們出使以來躬逢的最堂皇、偉大的一個局面。……一時間釵光鬢影，冠蓋雲集，陣容之浩大，穿戴之華美，眞是難以形容。然而奇怪的是滿屋子裏沒有一絲愉悅的氣氛，也沒有一些兒歡言笑語，每個人的臉上都掛着一層厚厚的寒霜，簡直像是舉行喪禮一般。……」

「我們沒有多少機會認識主人翁，那些熱情可愛的義大利人，因爲他們要和非軸心國家的外國人接近，是對他們本身非常危險的。所以外交部從來也不招待外國使節，甚至國王也都多年不迎送外賓了。在我們居留的時間，只會被請過兩次正式宴會：其一是歡迎南斯拉夫攝政王的國宴，其二是義國的幼公主和波奔伯爵的大婚盛典」

「雖然是很少和義大利人交往，但是道鄰學習義大利語言文字的速度眞是驚人。他雖然有拉丁文和法文的底子，可是幾個月短短的時間，他用義文寫出好文章，義語也說得呱呱叫，他的聰敏與才華，令人不能不佩服。」

按薛光前所寫「徐道鄰先生二三事」裏，也有如下兩節文字：

「抗戰勝利時，我在外交部供職，奉派爲駐義大利使館公使銜代辦，負責復館。駐義大利館在太平洋戰事發生後，因對義絕交而關閉，那時代辦就是道鄰先生。所以我和他是先後任的駐義大使館代辦。我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到任復館時，點收他在撤館時所留存的傢具和文卷，都是有條有理，一點也不紊亂。……有非常人所能及者。」

「另外，在接收中列爲報廢的文件內，發現了一本道鄰先生請客的記事簿，上面列出許多菜單，據使館裏的顧問朱先生說：道鄰先生每次請客，尤其宴請外賓時，事事親理，決不馬虎。主客何人，應請何人作陪，應用何種菜肴，方能配合主客口味，都經過細心斟酌，縝密準備。……應酬雖屬小道，但在外交場合，實在是頭等大事，假使沒有妥貼的安排，很可能會弄巧成拙，得到相反的效果。從道鄰先生處理這種『小事』的周密，在那時我已體驗到他不但是一位才識高深的學者，也是一位幹練有爲的行政好手，是一位出色當行的外交能員。……」

薛光前稱譽道鄰爲「外交能員」，惜乎因爲時會的關係，未能給他他在外交上一展其所長，被派到當時的義大利，使他英雄無用武之地，這眞是一件叫人代爲扼腕的事。

訂閱「中外雜誌」請撥電

話七〇七二四八〇